

集部

無為集卷十三

宋 楊傑 撰

墓誌

故劉之道狀元墓誌銘

之道諱輝信州鉛山人也少喪父母恥家世湮汨慷慨去鄉里卓然有自立之志從師學問八年有成一試冠國冑再試冠天府士天下以是知名嘉祐四年春仁宗皇帝試禮部貢士於崇政殿又擢之道為第一先是皇

祐至和間場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鏤相尚廬陵歐陽
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貢舉則力革其弊時之道
亦嘗被黜至是歐陽公預殿廷考校官得程文一篇更
相激賞以奏天子天子稱善迺啓其封即之道之所爲
也由是場屋傳誦辭格一變議者既推歐陽公有力於
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於變也釋褐授大理評事簽
書河中府節度判官事迎侍祖夫人赴官夫人以生於
南方不習風土間或不懌之道曰迺某自立志在顯親

不幸少失怙恃追養不逮尚幸祖母康寧得以承其志
今反志意不懌豈子孫之心也哉遽白府請解官侍親
府爲具奏詔移建康簽書節度判官事所以便其養也
未幾改著作佐郎七年夫人卒之道號慕盡哀以適孫
自陳乞解官承重服時府尹龍圖王公贄重惜其去而
固留之之道固不從公即遣使者謂之道曰按著令凡
適孫爲祖父母承重者蓋其適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
者也今君雖於祖父爲適孫而聞先君有同母二弟已

自服喪奈何遽以解官而承重服乎使者及門之道方伏廬哀號徐扶杖而起謂使曰輝聞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所以重正適而尊祖考也後雖未能盡蹈典禮而喪事敢不勉乎况國朝封爵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適者傳襲若無適子及有罪疾則立適孫無適孫則立次適子之同母弟且貴賤雖殊正適之義則一也豈有處貴者之後則封爵先於適孫在凶喪之際則重服止諸叔父耶爲我重謝龍圖公毋固留也公以

其事奏朝廷朝廷下禮官議以爲然乃聽其去有國以來適孫有諸叔而承重者自之道始也扶靈歸葬於鄉里哀慕盡節州閭稱其孝會數世族人有貧而不能為生者乃買田數百畝以聚之晨昏歲月饗給周足縣大夫爲易其地名曰義榮社之道居喪未嘗一造郡縣四方士人從學者甚衆乃擇山溪勝處建館舍以處之日講誦乎其間縣大夫又名其館舍曰義榮齋皆所以厚風俗也服除赴闕道踰真州以治平二年春三月十有

三日感疾而卒享年三十有六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之道性和易接人必盡誠不尚矯飾士樂與之交供備庫使白君文質以其子妻之男一人女三人皆幼夏四月其季父自鉛山來當塗且曰吾家猶子與子有年籍之契而校誠尤厚昔以先伯氏之銘託於子矣吾家猶子亦嘗為濡須府君之銘矣今將卜某月某日葬於義榮齊之右子其為我銘之迺泣以再拜傑再拜以泣曰敢不從命迺為銘曰

琢玉為璧璧成而缺琢玉爲圭圭成而折厥寳至重不獲具用嗚呼之道不得壽考

故朝散郎致仕朱君墓誌銘

君諱定國字興仲姓朱氏其先成都人世仕僞蜀高祖贇僉預吏選從曽祖其典宫門之禁隨孟氏入皇朝終京西轉運使自是族人東從曽祖詢祖益皆自晦不仕父杲故任孟州河陰縣令杲贈銀青光禄大夫母傅氏累封清河郡夫人銀青蚤世清河夫人挈諸孤寓無為

郡之廬江君方八歲家貧借書讀凡弟自相傳授敦尚節操不妄與人交慶歷二年中進士第授池州貴州主簿以平反死獄遷饒州軍事判官時太守暗酷政出其子官吏多憚之君曰公則從不公則不從何憚之有守屢欲害君君方正自持終不能屈浮梁邑劇訟多吏貪令弱部使者委君攝令事君至而鋤其姦境内稱治於令稱之官滿當改秩銓吏曲為沮抑劾薦不如令君詣銓長求直長固執如吏議且曰在官曷不多求薦君曰

平生未嘗有所求必以爲不可則已乃調梓州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廣德縣民有訴旱郡遣官按驗民乃聚衆持梃千餘來覘勢若脅官吏太守戒捕盜官具甲兵以衛之君曰愚民無知妄意蠲賦爾若過計張皇恐因緣生事縣令請自行於是輕騎從者數人以往衆聞乃潰去時按田官尚匿僧舍不敢出君擒首謀數輩送郡縣隷之餘不問也人服其識境内有靈濟王祠江左人欽事歳殺牛數百以祀之君至且戒止民未甚信父

老告於廷曰神禍福影響苟易其牲何以逃咎君曰牛者稼穡之資殺有常禁神以庇民為恵將陷民有罪而享其牲神必不然父老益懇懼君曰民欲殺牛而享不聽者令也神之福宜歸民譴宜歸令必欲用牛當生致於廟廷官為貿錢以備祠費父老欣然從命廣德不殺牛以享神自君始也未及代丁清河憂服除改秘書丞知廬州合肥縣神宗登極改太常博士賜五品服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六合縣時朝廷方興水利有建議開

馬昌河通滁州者提舉官從之君以為壞民田廬甚衆工費亦大而所為利無幾固以為不可乃移君他局屢委官覆視之不能變君議使者以君首沮所論數移他局以困之君因請於朝願得管庫以便其私而他使者知君奏留不行君嘆曰居可以仰祿而不知我者數見困去可以遠害而知我者反見留吾命其窮哉直道以利民殆不可為枉道以全身非我志也因請致其政而歸時年六十有一齒髪未衰筋力猶壯士大夫高之元

豐四年官制行改朝奉郎今上即位覃恩改朝散郎賜三品服著令京朝官致仕歷任有勞績則以全俸寵之公以貴池雪活之故可應格或勸君自陳君曰吾勤勞職事夙夜匪懈猶懼無以報廩禄之賜今竊半俸老田里又得一子禄養恩已厚矣敢較其他乎竟不言以元祐四年七月初一日終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九娶王氏封太原縣君子男三人長曰袞壽州壽春縣令先公一年卒其二人皆早喪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建

安張思次適通直郎延平葉唐懿次適陽武主簿太原王塋孫男三人長曰耆次曰某次曰某女孫二人尚幼以是年九月乙酉葬於臨潛鄉申家山之西近先塋也君質直信道篤於孝友所至以公廉稱言行莊重非義者憚之至老手不釋卷凡論漢魏以下至國朝人物賢愚忠佞言行之迹歴歴可聽尤好為詩喜慍悲憂一於詩發之格尚平淡在編軸者數百首著歸田後録皆耳目所接朝野可載事以備史氏之遺士大夫多傳之又

取近世禍福之應其理可推者百餘事次之以警俗謂之幽明雜警云君初與其兄巢門先生某及其弟秘書丞某皆以文行清節著聞至致政時巢門先生尚康强兄弟白首文酒相從於鄉里者二十年搢紳慕焉銘曰

賢哉興仲諒直自守篤學從仕材不命偶聽獄求生宜其有後祠牛不烹利溥且久知止不辱勇於解綬浩歌歸來兄弟耆壽燕樂田里益敦孝友道有通塞名也不

朽

故桂州司法趙君墓誌銘

君諱隆字夷仲河南洛陽人曽祖考諱孚皇任殿中侍御史贈太師中書令祖考諱安仁皇任御史中丞尚書右丞兼宗正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謚文定考諱温瑜皇任少府監贈吏部尚書家世以忠孝德義相傳薦紳推以為法君益尚書公之第三子也慶歷元年用奏補太廟齋郎皇祐三年調江陵府户曹參軍秩滿丁尚書公憂嘉祐四年再調曹州司法參軍治平

元年移絳州稷山令未之官丁母賛皇郡太君李氏憂
四年以三司户部判官張徽舉監泗州在城清酒務熈
寧五年任婺州浦江令爲政明恕不務苛細邑人便之
時浙右大歉君賑恤有方而民頼其賜元豐元年以兄
大夫公領憲湖外疆境近於桂管迺調桂州司法參軍
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無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君幼
而聰敏長而好學其愷悌孝恭盎出天性内外親友無
不愛之平居晏然不妄喜愠家雖貧而廉於求官雖卑

而恬於進人或勉之君曰富與貴人所欲也不有義命歟議者稱之君雅愛篆學樂於吟咏然未嘗輙以示人故知之者鮮嘗謂弟曰吾平生不敢為惡得免疾苦而終幸矣後果如所言娶吳氏大理評事諒之女男五人濤淳源淮濛舉進士濤淮皆先君而卒女三人長適進士李峒次適進士劉載用一在室元豐四年冬十有一月某日葬於洛陽龍門某原祔尚書公之塋禮也諸孤託彭澤令張在述君行狀求予銘其墓予忝葭莩知君

懿行為最詳義不得辭銘曰
孰不欲富吾廉於求孰不願進吾敏厥修有義有命誠心所存吉士夷仲文定公孫

故臨淮隱者贈大理評事杜君墓誌銘

某年月日臨淮隱者杜君卒有德而不自顯之謂隱孝以事其親順以事其長正以率其家義以教其子惠以及其鄉君所有之德也淮水之南淮山之北喬松脩竹白雲寒泉君之隱居也既有是德而不自顯矣則朝廷

曷得而官之以其子而顯也君諱某字某其先君卿在唐為濠泗等州觀察使因家於臨淮後遂為臨淮人君之曽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皆積德行義有聞於時君壽六十有二夫人朱氏賢和而孝能輔成君子之徳贈某縣太君壽八十有六而終子二人曰某曰曷曷舉明經中第清慎賢明為薦紳推重以太子中舍辭知彭山而為金陵庾官所以便襄事也嘉祐五年得告歸以冬十月某日卜葬君及夫人於臨淮郡之

某鄉某原且以銘誌見託不獲讓云銘曰

淮山峻極君德之積淮水湯湯君慶之長山水之間以固以藏

故鄒君墓誌銘

君諱澥字深之其先東魯人源深派遠後有徙居臨江郡之新淦者大理評事諱顯曾祖考也府君諱袞祖考也衣州助教諱夏考考也信義相傳閭里以為令族君幼業文長益精博為流輩所稱屢舉進士不為有司知既

孤以至孝事其母晨夕不敢離左右一日謂人曰士不可以不求進進而不為人所知命也安能捨予采衣之樂而汲汲求知於人哉乃罷進取一志於養就所居之西臨水面山為采真閣每侍親登覽燕集其上佳木繁翠野芳幽芬煙雲卷舒魚鳥上下真得天下之至樂與夫奔趨祿利汩沒塵土不得朝夕在於親側者蓋有間矣平生介潔屏耳目玩好唯樂聚書力教諸子以大其門熙寧元豐中天子興太學長育天下英才君敦遣其

子以就教喜謂族人曰此吾兒亨進之時也及其子自太學登第歸閭者莫不服其高識君謹厚寡言寬恕容物未嘗矜己所能揚人之短親戚交舊賙給不匱人有患難則力以濟之唯恐不逮鄉閭以長者稱之人有勸多營田園以厚子孫計君曰田園之利孰若義之益耶人以為摯論元祐元年正月一日感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八娶廖氏生男子三人曰洵仁洵武洵美皆舉進士有學行洵武先登第任鄂州司户參軍女一人適鄉

貢進士吳游宗廖氏亡繼室陳氏孫一人女孫二人尚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里某山之原某子具書以江夏謝令岐叙君行實自江東走介來京求予銘其墓云銘曰

仕不可必退以修身孝以見志篤於事親詩禮之訓肅雍閨門善積之慶以貽子孫

故西頭供奉官監無為軍榷貨務兼兵馬監押

郭君墓誌銘

君諱元方字天益唐尚父汾陽王之後今為京師人曾祖考諱彥欽謹厚有器量藝祖少時善遇之而有通財之義及藝祖龍興故人多暴貴而獨隱遁不自耀特詔起之後任慶州刺史榷鹽使逮事太宗防邊屢有功所至稱治祖考諱勲補都使不樂仕宦老於家考諱坦知寧州不祿贈大將軍妣劉氏封彭城郡太君繼母向氏封鉅鹿郡太君君好學多能少而有立初舉進士未第而將軍沒於嶺外朝廷推恩補殿侍景祐中改三班借

職董役河上有績效寶元中任蘄黄按轄馬遞及州界巡檢權本州兵馬事屢獲强寇改奉職為制置使奏辟監潭州船場權本州兵馬事本路使者舉充橋口水陸都巡檢慶歷中蠻獠寇境荊湖南路安撫使選用君於衡州耒陽山下分領援兵策應擒捕君靖深有謀上下賴之及凱旋授右班殿直續改左班朝廷選送遼國人皇祐中任宿州蘄澤兵馬監押獲盜及逋卒百人境内肅然種榆柳三十萬河堤為之完固薦者稱君之勞首

冠諸邑被旨陞優最嘉祐中三司奏辟監無為軍榷貨務
兼兵馬監押時茶法久獘課額大虧及君赴官究思獘
源招徠商賈未周歲常數大增其溢額者五十八萬緡
賊盜屏迹邦人安堵會茶法通商罷榷貨務邦人投牒
本部願留君專領兵馬事官滿將去邦人又請留之本
部為具奏朝廷皆見允連任十年改左右侍禁西頭供
奉官生平薦者自丞相劉公而下三十餘人皆當時名
公也治平元年三月六日感疾終於無為官舍享年若

于夫人李氏賢淑有法度親族稱之男子二人長曰昇次曰曦皆應進士舉二女長適左侍禁張宏次適供奉官戴拾信君性和易臨事精敏奉親篤孝兄弟友愛其擒盜禦寇則有過人之智遇人急難則力以濟之蓄書數千卷以教其子弟好藏古今名書畫及珍異之玩每延嘉賓客則出之燕閒喜於丹青遇物能寫曲盡飛動之意信天下之絶筆也宣徽王公洎諸文士多以序引歌詩紀其妙君所至有勞效而不得盡其施設知者惜

之元豐三年某月某日卜葬於泗州盱眙之三角山其子昇以銘來請銘曰

汾陽裔孫鎮寧嗣子慎以行已敏於立事寇盜屏畏民以之賴職業允修去有遺愛盱眙之山下有流水以固以藏百千萬祀

故朝奉郎守殿中丞梅君墓誌銘

君諱正臣字君平南唐末曽祖遠為宣州掾祖邈贈尚書刑部侍郎父讓贈尚書職方郎中從父詢景祐間任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遇郊祀恩奏試將作監主簿時
方力學鋭進累預鄉舉以親長之命不敢辭也始調舒
州懷寧縣尉次歙州績溪尉秀州嘉興尉以勞遷和州
防禦判官君所至以公忠自信慷慨敢為於舒修完吴
塘陂灌溉民田數千頃人以為利秀之華亭有鹽數十
年積若山阜不能發君請疏漕渠因海潮運載至城下
公私便之軍賊王倫聚黨數百自青沂至淮楚長驅寇
掠州縣為之騷動時歷陽守倅未到任君獨當郡事迎

送之餘疲卒纔數百輩計不足以禦賊君乃募土著丁壯相與誓死守城力戰於是倫及其黨皆就擒伏誅若其脅從者並從寛宥時文忠歐陽公守滁聞之顧謂僚佐曰倫長驅郡縣梅君平於談笑中擒之其材智豈易得哉因辟充幕官郡事多得其助官滿以文忠公威敏孫公樞密直學士王公洎部使者十餘人交薦於朝廷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未幾丁職方公憂服除知宣州南陵縣事南陵素號多訟田制不明

君至先為造版圖正經界吏畏民服圖圖為空改太子左賛善大夫還朝改殿中丞至和初京師久雨畿内諸縣水潦為害朝廷擇官分治之君首被選用乃自陳留以東晝夜冐雨行數百里相視决泄人無墊溺之患比它治為最優出知泗州臨淮縣事至則修教令立威信盜不入境明年穀不登未及賑濟而汚吏欲以惡濕麥數萬石散之民間約一歳而斂之君以其實白於部使者顧無以此麥撓民且惠姦使者以為然乃按受納之

獎其不悅君之言者陰使人訟君催科苛酷遂被劾去官時母夫人年餘七十自侍奉還鄉里日與諸親戚相見志意愉懌勝在它郡時君乃謂所知曰我從仕以來多承命出入不得在親之側常不足於所懷今親且老矣安敢以游宦為意哉於是緝治先構鑿池種竹手植花果百餘品日引兒孫奉版輿嬉樂於其間不知外物之可欲也比終母夫人喪即年及從心矣遂不再仕識者稱之君性沖淡學問贍博少時與伯氏聖俞唱和詩

章為前輩所推自退居以來杜門燕閒唯以𦕅甘爲事
未嘗以纖毫干於人其所為文詞亦未嘗輕示不知者
其耿介如此君雖高年不倦探討因其子得書數百卷
歸而喜過於獲珍且繼晝夜以讀之不踰月而終篇其
好學如此元豐五年中元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九先
娶衛氏再娶王氏得輔君子之道男子二人長曰宰任
承事郎知江寧府江寧縣事次曰衆累舉進士有司
優第其文女子五人長適淩湛次適朝奉郎通判杭州

李孝先次適江寧府溧水縣尉王良肱次適西孜次適杜煒孫男七人京充端雍亢章襄方幼學以元豐六年正月丙午葬於宣城縣長安鄉惠照之東原是月遣其外孫前知南陵縣事王鑑具行狀來求銘銘曰

梅氏之興盛於宛陵自金華公世以文稱嗟嗟君平慷慨敏明文薦於朝鉅公名卿誅滅寇黨脅從罔治分決積潦首稱其利究陂灌田人蒙其惠乘潮疏漕運以之濟晨昏庭闈承順志意輕祿重養孝子之事心無所

欺退亦何愧刻石墓門昭示來裔

無爲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無為集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諿

無為集卷十四

宋 楊傑 撰

墓誌　行狀　表述

故温州録事參軍陳君墓誌銘

元豐四年六月甲子前温州録事參軍陳君卒於丹陽郡明年其子鄉貢進士誠自淮南來京師以永嘉太守石大夫牧之所撰君行狀來求銘於予固辭不獲乃叙而銘焉君諱某字幾道其先開封東明人曾祖某黄州

軍事推官祖某廣州南海令父隱德不仕君幼學强記
日誦千言年十八以專經預鄉選後改應進士舉不第
時侍講曾公侍讀楊公以君故人子謹畏習楷法因辟
掌編錄經筵義及終經奏補九品官初任南巢主簿邑
事頼焉再調道州司理會儂賊叛廣南它境或失守人
心不安乃建白郡守請集丁壯完城壁濬塹教以旗鼓
號令張大軍聲以伐賊謀守從之後賊黨至桂陽境上
畏而不敢前民乃安堵太守貽詩以稱之及官滿民惜

其行去郡數程遇溪水湍急舟艱於進忽數十人操篙引縴以爲助君恠而問之曰我道民也邦人荷司理之德久矣輒以為報爾其愛之如此再調汀州司理參軍寧化軍有盜六人持畬刀夜刈人禾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獨留且殺主人邑官全獲以為六人皆强盜也獄具將就誅君曰持刀竊禾志不在殺也畏主人而去者與獨留而殺主人者異矣安可無首從以用刑邪初雖議論異同卒如君議遇今上即位赦五人者皆原獨

為首者移鄉部使者洎守臣叙其事以薦於朝除姑蘇錄事參軍蘓民有負公府錢自痛出刺殺吏者度其不可免乃行賂以族弟代之君聽獄能正其罪歲大凶君承郡命賑救有方全活者衆君歴官三十年終始如一有知已二十三人具生平所為可見三任自温州罷官將就升遷而不幸不得遂所願享年七十有子五人曰識誠諶諗皆力學從義方之訓中子曰詡出家於錢塘之淨慈為比丘四女皆有所適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尚

幼以某年月日卜葬於無為廬江某原銘曰

治獄陰德可貽後昆斯言不欺當高其門

故仙源縣君陳氏墓誌銘

温陵吕君升卿明甫之室仙源縣君陳氏泉州晉江人故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駕部員外郎諱從益之女聰明仁孝其質夙成甫十餘歲父母器之委以家事措置指畫皆有條序既歸吕氏吕大族也内外百口夫人恭事調睦夙夜不懈舅姑安其孝夫子諧其順娣姒尚其和

宗族稱其欽媵侍懷其仁家人上下莫不宜之熈寧六年明甫出使京東夫人侍其姑自淮淛還京師在道被病與明甫遇於宋城明甫為留醫治之數日疾不損夫人瞿然起曰子銜命出使王事也不可以妻故而淹上新擢子恐忌者得以藉口明甫憐其意即日為命駕既訣怡然謂明甫曰勉力使事勿以家為䘏度明甫行且遠即呼其兒女泣告之曰吾疾殆弗興爾父方遠使懼罹其憂弗敢以情告也竟以其年八月二十九日終於

京師享年二十有八前死三日命屏去男女正容默坐凡平時心願口諾及有貸於家人者一毫不忘使其子書識之曰以遺爾父為無恨矣夫人篤信釋氏誦其書遵其教精進持其所聞禪宗頓教見性成佛思而索之寢食都廢一日忽自喜曰吾得之矣未幾被病以故臨没不亂夫人之死行且十年矣明甫為之未忍娶諸姒迨今言及之則為之涕下所以感人心者如此其賢孝可知已熙寧七年明甫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崇政

殿說書管句國子監遇郊祀追封夫人為仙源縣君有子四人男曰洪曰洞曰洋女一人在室洋出繼元豐三年五月其姑揚國太夫人楊氏薨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揚州江都縣崑崗之陽明甫自丹徒舉夫人之柩從葬於其兆諉予以銘銘曰

巍巍崐岡其來萬里右旋左抱一伏一起博大深厚截然而止長河鉅江前有吉水蒼蒼遠屾如幟如几夫人從姑歸安於此幽宅永康百世蒙祉令聞不忘視兹誌

已

故福昌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福昌太君李氏左朝議大夫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夏公伯孫所生母也太君京師人幼失怙恃世失其傳以良家子婉淑端莊善言懿行聞於閭里乃歸侍於司空是時文莊公位兼將相榮國夫人肅治閨闈唯司空一人以承家事每以嗣裔未廣為念太君承上接下靡不得其懽心及生朝議喜氣溢

於家庭相國榮國尤所鍾愛暨相國薨司空執喪過哀殆不能勝太君供侍持扶未嘗違去左右乃克終制太君之勤為最多朝議㓜而誘以學問長而勉以政事君親教以忠孝行已篤以信義可謂盡母道矣故朝議歷仕官近五十年無言行之過者有所自也朝議平生不求外官以太君不欲去京師故也以元祐六年八月十七日年八十有五以疾卒於家朝議遭太君之喪號慕過哀水漿不入口者四日相繼而終母慈子孝聞者哀

之太君和易誠實未嘗失色於人疾病急難必援救之
唯恐其後至於僕執賤者莫不均愛焉況其子孫乎況
於姻族乎孫十有四人長忱次懌皆承議郎次惇左侍
禁次忭未仕次恪亦皆左侍禁次恹衢州江山簿次忻
未仕次悛滑州胙城尉次慬未仕次慥太廟齋郎次怜
假承務郎次愉次懷尚幼女十一人長適宗室觀察使
世單次適朝請郎龎元中次適奉議郎梁子雅次適宗
室防禦使仲戡早卒次適宗室防禦使仲汾早卒次適

朝奉郎李譯次適宗室團練使叔盎次適宗室右監門衛將軍仲珣早卒次適文思副使趙令音次適宗室率府率仲擴次幼未適內外諸孫幾百人可謂盛矣以是年九月六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祖塋之別域禮也銘曰

子以母成母以子榮教篤忠孝天錫壽終歲月惟良掩於佳城

故盧江田府君夫人趙氏墓誌銘

夫人其先南陽人五代之末家於濡須祖諱某倜儻有
才智輕財好士搢紳樂與之遊嘗設方略擒巨盜閭里
以安朝廷旌其能詔列仕版辭不願就迺以保信軍節
度行軍司馬老於家考諱化成舉進士不第鄉黨以為
令族夫人飭身有法度事親篤孝㤅婦德充備慎擇良
配長而歸於廬江田府君諱某府君博學修己皇祐中
詔下郡國薦士無為以府君首冠賢能書長者之車日
盈其門延接施與人慕其風夫人盖有助焉事奉舅姑

盡禮事繼姑益孝謹內外稱賢田氏大姓也其歲時祭祀婚姻禮幣賓客之奉伏臘之給皆有家法義居甚久人無間言親族鄰里有疾病急難必力以濟平居不妄語言所為循理內外稱之其為德可知矣子二人曰瓌重信義喜賓客不幸早世曰仔補上庠生有行藝女一人適鄉貢進士李從道孫幾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皆舉進士孫女幾人未嫁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幾卜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府君之塋

禮也先妣長壽縣君夫人之堂姊也其仲妹夫人之家婦也熙寧初某自黃梅令被名為禮官侍長壽過廬江見姨婦姑三世子孫滿前上下肅雍悅懌情話旬日不忍别洎元豐初銜哀過姨家是時姨服姑喪拜於堂不勝其悲姨今亡矣可勝痛哉襄事有日仔來求銘時被命典容道由淮楚故里在望不得執紼以申其哀愴迺為銘曰

趙氏淑女田氏賢婦孝事舅姑如事父母蘋以為薦蘭

以為佩祖先享之慶福是賚陟彼淮山南望潛邑潛不可及雪涕以泣

故錢夫人墓誌銘

夫人錢氏其先錢塘人尚父吳越王之族年始笄而歸於吾友潘延之興嗣延之有道之士也得官不赴退居鍾陵三十年朝廷聞之名命再至固辭以母老不願仕夫人實同其志而無向榮之慕不強夫以仕此其所難也夫人性安恬事姑盡婦道教子有法度內外稱其賢

因讀佛書默然有解熈寧五年九月十日坐上得疾頃刻而逝年四十有七生男子二人長曰昂前任某官仲曰羣舉進士預天府貢女子四人長適進士王深之次適國子博士張知古次適某州司户參軍趙峒一未許嫁以六年夏四月某日卜葬於西山某原昂羣具書走僕來求銘余與延之有通家之好義不得辭銘曰

事姑以孝鞠幼以慈生死之際脫然不疑為有道者之妻非夫人而誰

故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諱和其先深之饒陽人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謚惠獻諱化基之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諱舉元之女自惠獻公參預國政始徙家京師後為開封人夫人柔慧令淑女功婦道莫不純備父母慎擇名族良士以為之配年十有九歸于今奉議郎趙君君章事舅姑盡禮閨門肅雍内外親族稱以為法生一女子三歲而夭嘉祐二年舅駕部郎中守郢州夫人感疾卒

於郢之官舍享年二十有一元祐元年冬十月葬於洛陽以祔先姑禮也銘曰

嗚呼夫人肅雍賢孝歸於士夫宜壽而夭洛陽之原以卜吉兆篆刻銘章懿德永耀

故朝奉郎知汝州黄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任道其先江夏人遭唐末之亂其族分適江南西蜀惟建安浦城為著姓雖爵位無顯而其文章行義多見稱於時曽祖元吉初以風雅名重江南仕非

其志儒學傳家二子入本朝皆登進士第次子覺任殿中丞以清直聞當時儒宗如宋宣獻楊劉二內相多與唱酬搢紳傳之君之祖也考潛山先生兩舉進士不利於春官朝廷當推恩奏名而隱居求志不願就其歌詠翰墨有晉唐風格累贈朝奉郎世積令德篤生府君府君為兒童時才識已過人及其長力學有文行為韓魏公王荊公歐陽公深所器重皇祐五年進士及第調揚州天長主簿移恩州清河令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曹州

濟陰縣神宗皇帝登極覃恩遷秘書丞以廣濟河決免一官魏公留守魏都薦君學行乞教授北京國子將命下丁潛山先生憂繼丁母裴氏壽安縣太君憂執喪盡禮凡弟友愛閨門肅雍士君子推以為法制終再授秘書丞監都進奏院名對除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倉就改本路轉運判官旋易西路就移陜府西路提點秦鳳等路刑獄被名赴闕未行坐舉官失當再奪秘書丞會更官制授奉議郎入尚書省任職方員外郎車駕幸省遷

承議郎改三品服久之以廩稍不足乞補外乃知汝州今天子即位恩還朝奉郎苦足疾求致仕元豐八年十二月四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有五先是一夕夢白鷄棲於牀下語家人曰昔謝安夢白鷄而死我以辛酉歲生豈吉祥耶果不起其疾娶某氏追封永安縣君再娶章氏封武寧縣君三子曰材太廟齋郎曰樞曰杞皆郊社齋郎二女長適奉議郎王續次在室恩州之清河清陽欠黄河芟草掃岸十四萬兩縣於隊長十九户下催

理都水漕臺文移不絶十九户貧乏六年不能供前後長少鞭扑不勝數盡當時隊長以丁數選非以物産定故爾郡縣苦之人莫敢議君乃言於朝曰嘉祐之初河入恩州故埽岸茭草出於民者萬數今則聚而無用倏其可免之十利朝廷可其奏悉蠲之魏公方執政尤稱其事初朝廷置寛恤民力司諸道遣使求民瘼有曰河朔館驛宜罷須索以寛其役君以謂河北中路傳驛歳有遼使往來邊防休戚之所繫百須皆出於民當今百

姓明具所出物數折除春夫丁役及於二稅合納之物量數放免民自樂輸矣朝廷從其議至今民以為利君在濟陰當廣濟河決危急邑人將就墊溺老幼號訴君釆輿議乃決南堤以分水勢不意浸鄰田論法至重君自以長不忍貽過於下一皆引伏當時魏公吳正憲公御史中丞交章論列以為誠心愛民非有害彼之意譬如逐盜出境盜為他境之害非逐盜者之罪也曹州定陶知縣張復禮亦乞納官以贖其罪竟得末減而濟陰

之民世世不忘其德至神宗朝名對上曰卿即其耶音
日濟陰之事意在恤民慰勞之甚厚君稱謝因請上留
意史書上悦聽納時貴人有不喜君者君為提舉官時
郡縣多不曉朝廷愛民之意過為苛刻君務為便民司
農官以為沮法賴正憲辨明得免斥逐君議賑濟之術
均以一路當散糧斛之數隨郡縣豐凶戸口多寡增損
以給民全活者衆矣河北方水災米粟踴貴市易糴官
又增價以斂之民益艱食人不敢言君曰視民困苦而

不救非我志也遂奏罷之鳳州有獄久不決而苦慿亢君親往決之是夕雨澤霑足人以為雨自公致也君孝於事親友愛諸弟自少文學聲名藹於士林識度高遠議論嚴正恥為阿諛取悦於人其文章翰墨為世推重文集四十卷可見其志也其為守令奉使惟務愛民以報朝廷大臣屢薦以臺閣侍從而其命數奇士論惜之平生愷悌與朋友交久而益固未嘗遽言人短而多稱揚人之所長勇於信義廉於進取毅然有古人之風某

久游門下知行義為最詳紀述善美不敢以誣謹狀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右武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贈郢州觀察使追封東平侯趙公行狀

曾祖諱惟忠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

祖諱從謹宣州觀察使宣城侯

父諱世崇洺州防禦使

公諱令蟦字景珍皇祐元年八月生於邸第二年四月

仁宗賜名授右內率府副率明堂覃恩改左內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英宗即位覃恩改左監門衛大將軍治平四年先帝即位改右武衛大將軍使持節濠州諸軍事濠州刺史熙寧十年改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秀州諸軍事秀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其散官勲封食邑累加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賔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三百户元豐五年八月某日以訃聞贈鄆州觀察使

追封東平侯八年三月先帝登遐詔舉葬於西京永安縣其原禮也公四歲而孤天資信厚出就外傅日誦千言諸父凡以成人期之及長博覧載籍尤專詩書通知風教之本間為篇章歌詠皇化有文集三卷傳於家每與人接則謙和雍容非禮義不道故終始無悔吝人有急難則賙之凡親戚中議論有所未決者多質於公其為人信重如此其事尊親以孝稱母福昌夫人疾寢不解衣藥必躬嘗晨昏不敢違去左右及夫人喪號慕過

良遂致危困捐館之日召諸子立於前以告之曰吾幸生宗室蒙頼累朝徳澤保奉先人祭祀至於今日不幸不得見汝等長立豈非脩短有數耶吾平生無玩好唯翰墨簡冊而已吾死當陳設翰墨簡冊於前足矣毋以華靡為尚因索飛白筆書清白風月四字迺云此可以傳示子孫乃奄然而逝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封樂壽縣君子男六人長曰子渢右内率府副率次不育次子沆次子沇並三班奉職次子涜子流未仕女四人長適鎮

戎軍判官柳棨餘未嫁嗚呼公乎太祖皇帝之六世孫中書令吳懿王之元孫舒國公之曾孫宣城侯之孫洺州防禦使之子承派天潢生長宗邸其勢豈不貴且重哉而能不驕不侈尊賢樂善存心經史敦行孝悌内為親族所愛外為搢紳所稱可謂賢公子矣而其壽不及中聞者哀之敢書其實以告有司謹狀

故左藏庫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始平郡開國公馮侯墓表

馮侯諱文顯字晦之太尉謚勤威魯國公之子也魯國公仕太宗真宗兩朝有勳績書於史册在師旅不忘經術而以義方傅其家侯年十一歲而孤執喪如成人每侍公畫像號泣過哀其孝愛蓋出於天性是時家多賜金伯氏將均之侯輒不顧以書勉自與人問其故侯曰此先君所以起吾家非它資所可擬也識者奇之初以父任為右班殿直累遷至左藏庫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始平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户歷任監中年倉定州監酒稅京師南作坊唐州陳州廵檢曹州潤州滑州都監江寧府駐泊真定府路分都監江東路京西路提點刑獄府界提點諸縣公事湖北路益利路兵馬鈐轄知莫州澧州廣信軍祈州鄜州所至以廉能稱而事有條理其聽訟詳明吏畏民愛於今稱之守鄜一年遽以閒局為請得嵩山崇福宫任滿朝廷除知隴州辭不赴再乞閒局乃管句中嶽廟未幾乞致仕得謝元豐三年冬十有二月某日終於家享

年七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開封府某縣之原祔魯公之塋禮也侯之系出施為已詳見於宣德郎張君舜民所撰墓誌銘矣而其子惟寅又得侯之遺事於耆舊考之有實乃屬予表之云侯在中年時金水河決其勢危急太守委侯救護中夜承命即時馳白縣令啟關令不之許侯曰我寧得罪民事不可緩也乃發關而出質明堤為之固於是民免墊溺之患侯之敢為如此侯在益利路時方與客飲酒或告軍中有變乃呼出密

問之云其事如此與侯共事者欲潛出偵之侯曰吾軍中無足慮者第飲酒以安人心已而果妄或請深治告者侯曰庸人無知不足深治恐來者懼而不敢言他侯之識慮如此任安惠公守曹南繩下嚴肅待侯最厚一日謂曰聞某人犯法吾欲劾治未得其實煩君伺之侯曰舉善罰罪太守之職也屬吏何與焉豈惟不敢聞命亦恐上累公之德任公握手謝曰老夫過矣老夫過矣侯之謹厚如此鄘有盜羊殺人者案具將就刑侯初至

郡疑其不實乃易獄吏而訊之云我實非盜也偶見牧羊兒死仆地馳告里長故執我又指羊羣中一羊以為我所盜者我知無以自辨敢不服罪侯察其非辜令釋去不數日旁縣獲盜羊殺人者抵罪侯之明斷如此昔太尉魯公嘗開國於始平至是侯實繼之克承厥家世濟其美大丞相王荊公為撰魯公神道碑云刻碑墓門公實有子蓋有自矣侯之孝愛出於天性又其廉能敢為謹厚識慮明斷皆可書也作馮侯墓表

廉君四行述

君諱惟德字天輔以慕尚賢者教育子弟為樂有某氏為盜而去後雖得其實而以盜有老母故不白於公及盜敗而自陳人始知之甞出遇兼金於道委之而去其主反得之生平好行惠而不圖其報此山陽之人所共稱也余既得其實故述之云

子弟庠校訓毓仁孝維君之教夜盜之去得實勿揚維君之恕道金且兼勿拾而貪維君之廉有行其惠勿心

其利維君之施教兮恕兮廉兮施兮鄉黨所推予而既聞嗟不識君述之以文

無為集卷十五

宋 楊傑 撰

奏議

奏請四皇后廟升祔狀

右臣先曾上言伏為皇后廟四室第一室孝惠皇后賀氏第二室孝章皇后宋氏第三室淑德皇后尹氏第四室章懐皇后潘氏孝惠皇后太祖首納之后也淑德皇后太宗首納之后也章懐皇后真宗首納之后也並遇

初潛嬪於帝室正位乎內王化所基生享禮封後行追
册孝章皇后在太祖之朝已母儀天下及太宗即位號
曰開寶皇后以上四后順德徽音見於彤史奉安別廟
薦享有常升祔之儀久而未講每遇禘祫則遷神主設
席於太廟本位帝主后主之次雖云合食其實異牢禮
意人情有所未盡或者以謂孝惠淑德章懷三后生無
尊稱沒加盛禮難以升祔太廟臣謹按國朝會要禮閣
新編所載懿德皇后符氏開寶八年崩亦在太宗登極

之前至太平興國三年方行追册今已升祔太宗廟室況又孝章皇后在太祖之朝已正中壼而母儀天下乎伏請只用懿德皇后禮例升孝惠皇后孝章皇后祔於太祖皇帝廟室升章懷皇后祔於真宗皇帝廟室所貴嚴升配正始人倫推廣孝思風化天下奏入已久未蒙付外施行今伏見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僊山陵有日陛下以嫡孫號慕過哀外示易月之文而實遵三年之制謂園陵有所謙抑故隆以因山謂謚法未足形容故

增以四字權宜祥禫之服却而不御公卿羣臣表章七
上而始得瞻望更朝又表章五上然後勉從正殿之請
每降手詔發揚太皇太后仁聖功業莫不出於至誠感
動天地自載籍以來天子孝德未有過今日也將來九
虞禮畢則崇配於仁宗廟室臣愚不避誅殛再敢上凟
天聽伏乞陛下擴充不匱之心等而上之至於祖宗后
廟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四后
神主祔於太祖太宗真宗祏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

之大法以垂永久不勝至願其升祔昭穆准淳化元年勑宜依舊懿德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又咸平三年勑孝章皇后宜在孝惠皇后之下又祥符五年勑禘祫之日孝惠孝章淑德三皇后神主祔饗於太祖太宗本室次於正室又祥符六年言者請以元德皇后神主升祔在懿德皇后之上真宗詔曰載念尊親蓋惟極致在乎陟降非敢措辭惟以祔廟之歳時用為合享之次序宜恭以元德皇后神主祔於明德皇后之次至慶歷元

年言者請以章懿皇后序於章穆章獻皇后之上仁宗詔曰祗覽祥符之詔深原文考之旨極意尊親之際重形陟降之辭故以祔廟之歲時用為合享之次序義無差別情無重輕恭依禮官所議奉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序於章穆之次是致慶歴祀儀凡行禘祫皇后廟神主並設席於太廟本位帝主后主之次永萬世不易之典也如蒙允臣所請具升祔昭穆即乞依三朝詔旨及慶歴祀儀熈寧祀儀施行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禘祫合正位序議

右本院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修定太廟祀儀續准近制奉僖祖為太廟始祖所有禘祫神主合正位序檢會禘祫舊儀於殿室外設昭穆之位僖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及諸室后主共十四位俱南嚮順祖宣祖真宗英宗及諸室后主共十位俱北嚮所有禮樂之器多陳設於堂之上下而皆在北嚮神主之後質之典禮參以人情竊恐未順謹按禮記周禮經傳及爾雅通典禘祫志

三禮義宗所載禘祫昭穆蓋有室中堂上之别古者宗廟異宫各有堂室户近東祏主在西其在始祖后稷廟室則后稷東向其為昭者皆南向其為穆者皆北向在太祖文王廟室文王東向以率先王之穆穆皆北向在太宗武王廟室則武王東向以率先王之昭昭皆南向各就其室祼酌饋獻此所謂室中之位也及其迎之出户射牲燔燎朝事朝踐則后稷文王武王皆南向先王先公其為昭者皆西向其為穆者皆東向此所謂堂上

之位也遇祫祭則先王先公合食於后稷之廟

明堂配上帝議

謹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詩書所稱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上帝是祇書曰以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如此類者豈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説而事非經見至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為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饗在近議者猶以為上帝可以及五帝臣等請如聖詔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至誠精禋以稱皇帝嚴父之意

奏請罷文德殿常朝官狀

儒林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太常禮院主簿臣楊傑

奏謹按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王眂治朝則太宰賛聽治又按禮記曰視朝於内朝臣辨色始入内朝及路寢門之外朝羣臣治事王者日於此以聽視之故亦謂之治朝也唐六典曰凡京師文武職事九品以上聽每朔望朝參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參謂之常參官斯皆文武之有職事趨於朝天子御宣政或御紫

宸以視朝聽治蓋沿周制也其無聽職事則無常參班次故會要所載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并憲官是攝者惟聽於御史班中辭見乃知辭見之日即入朝自餘不入朝矣今乘輿常日御紫宸或御垂拱見內朝之臣聽天下之治遵用周唐故事無不協於典禮而其文德常朝官考之載籍似未為得於周則非公卿大夫羣吏治事者之比於唐則異京師文武職事之官竊聞其間多是待次之人久在旅瑣日趨闕廷勞乏可憫加之累歲以

來常侯宰臣奏事退赴押班或遇辰正牌上方得放班

近者伏聞德音令今後御史臺候垂拱殿坐即一面放班中外相傳莫不稱頌嚮非陛下至仁盛德矜察微隱何以及此以臣愚見其文德殿常朝官在京未有職事於禮可免常參伏乞朝廷特與放罷或祗令赴朔望起居其賀謝辭見及京司百官五日一赴起居者自依定制如此則於周唐舊儀兩以為得臣雖賤愚備員禮局有所聞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上辛祈穀議

謹按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公羊曰郊用正月上辛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又穀梁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又左氏曰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也陸淳曰啟蟄為建寅之月百蟄驚出爾略舉時候非必取歷驚蟄之節也此蓋用正月上旬辛日以祈

穀即不繫立春節氣之前後假令十二月中旬下旬立春因擇辛而祈穀則是用中辛下辛即非元日之義本部今參詳合依天禧元年勑旨上辛不拘立春先後所有王少卿所議及天禧以來太史所定上辛之日委得允當太常所議立春後祈穀難以依從

奏請太廟殿上鐘磬狀

右臣伏聞聲音之道與政通堂上之樂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所以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用樂雖

殊八音克諧各不可闕其實一也今太廟之樂堂下具八音萬物之治可謂周矣堂上之樂則闕鐘磬在宗廟朝廷之治八音有所未備焉臣職在禮樂不敢不言謹按禮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知樂之號令自鐘聲而立樂之和平依乎磬聲則鐘磬安可闕哉臣昨蒙睿旨提轄修製朝會殿上玉磬曾於去年具奏乞依虞書戛擊鳴球之義候玉磬成日先用之於太廟殿上以稱陛下稽古奉先之志尋蒙付外未

奉朝旨施行今雖玉磬未成伏遇春陽發生之時太廟孟享之日欲乞出自聖斷依古復用殿上鐘磬所貴發揚至音號令衆樂以格祖考以致和平上自朝廷下及萬物咸被福祐臣某不勝大願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元豐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堂上鐘磬議

一准中書劄子節文詳定郊廟禮文所詳定伏請每遇親祠宗廟歌者在堂更不兼設鐘磬宮架在庭更不兼

設琴瑟匏竹更不寘之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乞依此正之有司攝事准此謹按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有虞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擊石拊石此有虞堂下之樂也正義曰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亦玉磬也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按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曰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

也是知堂上象朝廷之治堂下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八音各備而互見之不可闕也又按禮曰升歌清廟詩序清廟祀文王此有周堂上之歌也大司樂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有周廟中降神之樂也降神之樂既有獻以琴瑟則宮架內琴瑟不可去矣所有祀郊及有司攝事伏乞壇殿之上依舊設鐘磬其宮架下降神之樂亦乞依舊設琴瑟其匏竹

不寘於牀即乞依禮文所奏請

上言大樂七事

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

謹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葢歌以永詩之言五聲以依歌之詠陽律陰呂以和其聲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然後神人以和也若夫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八音不諧而更相奪則神人安得和哉且金

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無重輕高下洪細長短之失故古者升歌貴人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歌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如大善曲肅肅藝祖一句以仲南黃仲四聲歌之聲律最為和協今夫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如正安曲至神感神夾黃一字兼四聲或章句已闋而

樂聲未終如正安曲已終尚有黄無夷夾大五聲之類絃所謂歌不永言也伏請節裁煩聲以一聲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故曰依永律吕協奏故曰和聲先儒云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此之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伏請詳定使樂以歌為本律必和聲也

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簫闕四清聲事

謹按虞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蓋虞樂之成以簫為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益商樂和平以磬為依也周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益周樂合奏以金為首也是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為聖帝明王之所貴數十有六其所由來尚矣漢得古磬十六於犍為郡鄭氏注周禮編鐘編磬及大周正樂三禮圖編鐘編磬簫並以十六為數示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倍之以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

也本聲重濁應聲輕清本聲為君父應聲為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又曰子聲也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來鐘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者四十餘年矣八音何從而諧邪今巢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考古制依巢笙例用編鐘編磬簫之四子聲以諧八音

三曰金石奪倫事

謹按大司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八音雖異其所以應律則一也故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也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之謂也今大樂之作琴瑟塤篪笛簫笙管箏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庆於衆樂中聲最煩數而掩壓衆器求其所謂無相奪倫不亦難哉伏請詳定大樂其鎛鐘特磬編鐘編磬並依衆器節奏不可連擊三聲所貴八音無相奪倫

四曰舞不象成

謹按樂記曰夫樂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大武之舞象周德之成矣國朝以謙德受禪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其於武舞也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矣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矣三變象維

揚底定所向宜東南矣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矣五變象邛蜀納欵所向宜西矣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矣今夫舞者非止發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差失其所向而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故曰舞不象成也伏乞考樂記象成之文詳定二舞容節及改正所向以稱成功盛德

五曰樂失節奏

謹按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始作翕如也始作翕然如衆羽之合從之純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繹如其緒之不窮也夫然後成今大樂之作聲不齊一節奏混殽往來無叙曷聞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者乎伏請稽考孔子之言詳定大樂節奏

六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

謹按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

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夫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也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歌太蔟春享祖廟不奏無射秋享后廟不歌小呂既不能奏律歌呂順陰陽之合以格上神而又無專祀四望山川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導

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故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也伏請依周禮分樂之序以奉祠事

七曰鄭聲亂雅

謹按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萬世揚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又曰黄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今雅樂古器非不存也太常律吕非不備也而學士大夫置

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耶伏請審調太常鐘琯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宫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於雅也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備載律吕宫調又各取本宫樂章一首附於篇以圖考聲則雅鄭昭然别矣

右元豐二年八月一日上言二日宣取大樂十二均圖并序上進至三年八月十五日中書門下進呈奉

聖旨送議樂劉几等據几等奏若依楊傑所請其大

樂律呂委得和諧伏候勑旨九月十五日奉聖旨依

奏

申明誣告官員罪犯

具位臣楊本司近准淮南轉運司牒勘斷潤州百姓

翟忠盛因分擘伯父翟日榮家財累經官司依公勘

證其人輒更罔昧朝廷進狀指論官司干謗臺省行

遣不當致煩朝旨下淮南路勘鞫委不合再分伯父

財產又檢會昨有秀州華亭縣户陸華經省部誣告

本縣知縣承議郎陶鎔取受捕魚人等銀錢僅千餘貫又有常州裴宗元止因爭理姓産於進狀誣毁本路轉運副使孫昌齡曾有干涉行遣不公其妄陳詞之人各已引用赦恩原罪竊謂此風不宜滋長須至

申請者

右臣勘會人戶理訴公事已經州縣依公定勘結絶其間却有頑狡之人隱匿情犯别經監司臺省或詣朝廷陳狀事涉誣謗或稱所勘官員受贓請託行遣不公欲

得信憑受理自知虛妄即多近大禮年分或於大寒盛暑之際指望在京非次恩宥欲其幸免誣告之罪前後興起大獄禁繫良民不少兼又被論之官未顯虛實若稍涉嫌疑須當權移差遣或申奏朝廷令先罷職事伺候辯對動經歲月方得了當其被告官員若果如所論即係入己贓遇赦不該原免得罪非輕或雖無贓賄稍涉用情亦當終身廢黜洎至勘證委無贓私其誣告之人應得反坐之罪又却該赦全原遂致豪猾姦惡之人

教唆鼓扇自謂得計官司易以揺動公然誣告無所畏
憚至有廉吏遭此謗毁遠近傳聞難以自明雖不獲罪
而陰陷清議曖昧不申有傷風教臣今起請欲乞今後
應有詞訟指論當職官員取受錢物受人請囑行遣不
公等事約法合得免官除名不原赦之罪者如勘證得
委是誣告即下狀并借詞之人斷本罪外亦乞申取朝
廷指揮量情輕重編管刺配或遇赦宥亦乞特不以赦
原所貴狡獪頑惡之徒稍有畏憚不敢輙以虚詐干臺

省誣罔監司州縣承勘官員謹錄奏聞伏乞朝廷特賜詳酌指揮下刑部立法施行

無為集卷十五